

當走經「台北刑務所」

莊萬壽

2019-07-16

昨日下午，雨中我走經「台北刑務所」北圍牆，慣性駐足懷思。拆走了那一系列百年的檜木宿舍，讓柯市長的豪宅，裸露在新建公園右端的視野中。

我看到了圍牆的側門，而柯市長在他的陽台上，可以俯視更清楚。他可知這個門在旁邊就是行刑處，有多少被處決的遺體一具具，從門內運出，再從宿舍和圍牆之間的小路送走？他賞心悅目，綠樹綠茵，卻能無感於圍牆內，長遠開闊的時空存在？他是市長，他是教授，他無感百餘年的萬計受刑人的故事嗎？

十年前，我搬到了金華街，一開落地門，刑務所擁入了客廳，從此彷彿是哭泣哀嚎的音響，時時繚繞我的心際。我研讀它，關心它。大家只知華光社區，只知道護樹，我先恢復台北刑務所之名，讓大家知道是百年的監獄，也是反日反蔣的政治監獄，是台灣監獄文學的發祥地。台灣追求自由、平等、獨立著名的工農運者、革命家、醫師、詩人、作家，大多在這裡曾留下他們深刻的印記，我常在陽台上尋找眼前的可能出現的幻影...。替他們編織有待書寫的可歌可泣故事。

5年前，在刑務所被拆的現場。我主持呼籲保存台北刑務所記者會，市長候選人姚文智也來了，立委、市議員不少，唯獨家在刑務所北圍牆外五十公尺的柯醫師沒有來，我當時不以為意。嘆息的是沒有多久百年的日式建築歷史的見證，被郝龍斌市長拆得精光。

如今，這一大片約有兩三甲的草地，土地歸國有財產局。只要中央政府能夠認識這個台灣人最大的血淚歷史現場的重要性，將來可以作為台灣精神的圖騰，可在日本的總督府、中國蔣介石公園的東方，建設一個「台灣歷史紀念園區」，能立一座比總統府高的「台北監獄紀念塔」，非敏感之事，小英總統一聲令下，何事不成。

阿扁時代說這裡要開發建設如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區。附近的居民喜歡有公園，不喜愛華爾街的金融建築，但如果又變成商業區，讓周圍的房屋漲價，居民在正課資本家的操作下恐怕成為阻力。

台灣沒有歷史教育，附近的居民，不知道這裡原來是監獄，毫無歷史感，可悲。

百年政治監獄 台灣人最大的血淚歷史現場

民進黨政府從阿扁到小英都不够用心推動主體性的台灣文化和思想，唯有文化思想教育，才能建構台灣國家意識和認同，如果全民認同台灣，不可能有親中的政黨。

8年前我就強烈支持沒有政客羶味的蔡英文當總統，學界後援大會，與小英共在台上，我陳述對台灣文化教育的期待。

她上任以來，我卻沒有盡智識份子之責，也許老而無用了，沒有公開批評蔡英文的文教政策與成效。文化部不只是表象文化，不只是表演藝術。教育部屢屢見錯不說。我常覺得文教，似皆不知有最重要的深層思想底蘊的內涵，要談的具體事情很多我只舉一事。小英既有原住民客家 Holo 血統的多元優勢，對原民、客家做了不少事。但原住民恢復本族名的人，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，小孩不敢用自己本族的名字，在學校感受沒有尊嚴，這乃是在社會文化、和學校教育沒有強烈引導台灣人是多元民族，多數人還都有南島民族的血緣，這也能夠抗拒中國民族主義的滲透，讓台灣人都會自己說：「我們也是南島民族的子孫。」

最後回到台北刑務所，如果這塊台北市中心的最珍貴的土地，被開發而消滅台灣人的血淚歷史，小英政府難卸其責。（2019年7月13日）